

圖一 宋 郭知遠編 新刊校定集注杜詩 宋寶慶元年廣東漕司刊本 沈仲濤捐贈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傳誦千載 院藏杜集擷英

今年是「詩聖」杜甫一千三百周年的誕辰。本院典藏宋、元、明、清歷朝杜集善本珍槧，無論版本類型或學術內涵，俱頗可觀。圖書文獻處策畫「古籍與密檔」常設展時，特於各單元中選陳數部別具特色之杜集珍本，邀請觀眾品賞傳誦千古的詩篇，進而想見其人、其史；值此炎夏，共享詩韻書香。

只要在華人生活圈中提到杜甫（七一〇～七七〇），幾乎是無人不識，儼然成爲人們對「唐代」或「唐詩」共同的文化記憶與情感聯繫。唐代，無疑是中國歷史上風華最盛的朝代，疆域遼闊、經濟繁榮、藝文騰

躍、國力壯盛、人才輩出，整個國家都充滿昂揚進取的希望和活力，而杜甫正是生在這樣的黃金年代。杜甫一生，親身經歷並見證唐王朝由極盛轉衰的關鍵時刻，他用熾熱的心與沉鬱頓挫的詩篇，寫下屬於一個時代的聲

音。隨著時間流逝，「詩史」、「詩聖」的名聲日增，詩作感人愈深，詩集的流傳與影響，也更廣更遠。杜甫生前，曾有文集六十卷行世，可惜早佚不存；詩人身歿近三百年，始由北宋學者王洙（字原叔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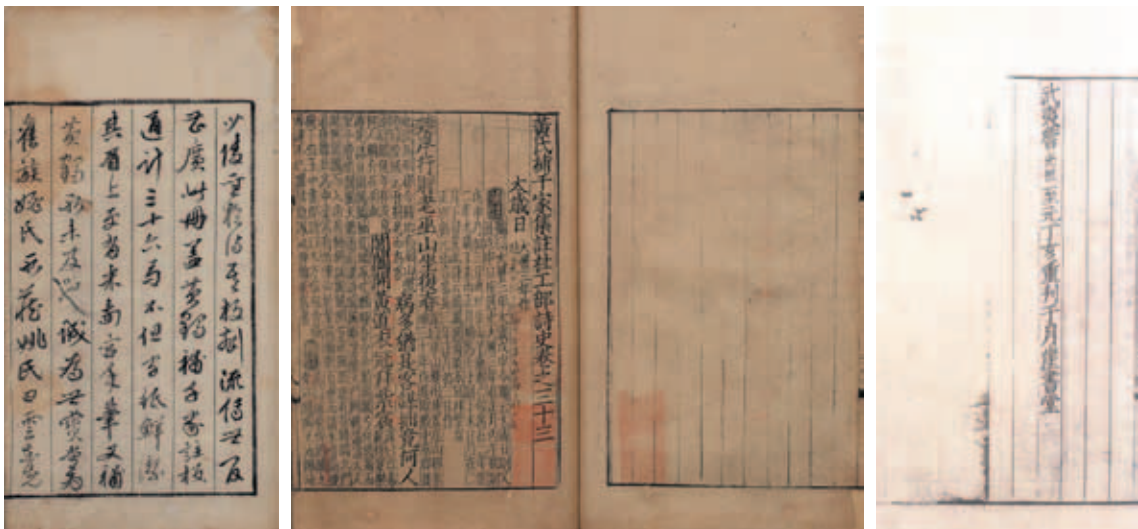
九九七～一〇五七）、王琪輯成定本，鏤版刊行，成爲往後傳世杜集之祖。隨著杜甫的人與詩逐漸爲學界崇仰、仿效，關於杜集各種補遺、注釋、分類、評點、校勘、輯評……等等著作也就日益蓬勃；版本叢出，翻刻不絕，締造出坊肆書賈所誇稱「千家注杜」的勝景。杜甫、杜詩與杜集不僅深深影響千百年來的中國文學創作與批評，更及於朝鮮、日本文壇；近百年來，甚至翻譯成英、法、德、義、俄等多國語言，流播四海。昔日詩人嘗歎「百年歌自苦，未見有知音」（《南征》），如今卻是家弦戶誦、迭出新聲的詩國瑰寶。

珍藏捐贈：子承父志 沾溉學林
本院典守之文物，向以承續清宮舊藏爲最大特色；而來自各界的捐贈，則持續爲故宮注入新的典藏活力。
在數十年間受贈的圖書文獻中，浙江紹興藏書家、「研易樓」主人沈仲濤（一八九二～一九八一）先生於民國六十九年慨捐本院之家藏秘籍最稱精善；九十種書中，宋元版即居大半，更不乏傳世孤罕之書林鴻寶。內含杜集四部，又以南宋理宗寶慶元年（一二二五）廣東漕司刊《新刊校定集注杜詩》（圖一）最令世人驚艷；不僅是重要的杜詩集注，其開版宏爽、刻鏤精工、字畫端勁、墨香紙潔，更堪稱人間難見的宋刻善本。本院已於去年「精采一百·國寶總動員」大展中選陳此書，也讓無數觀眾領略它的丰采。因此，本單元展陳另一部仲濤先生舊藏之《黃氏補千家註紀年杜工部詩史》（以下簡稱《黃氏補注杜詩》）。（圖二）此爲南宋臨川文人黃希、黃鶴父子接續完成的杜詩集注，也是有宋一代最具代表性與影響



宋 徐居仁編、黃鶴補注 集千家註分類杜工部詩 元皇慶元年建安余氏動有堂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曾紀剛



圖三 左起：許曾識跋 院藏本之卷三十二末葉以另紙抽換 山東省博物館藏元刊本卷三十二末葉刊記 引自中國國家圖書館編《第一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圖錄》



圖二 宋 黃希、黃鶴補注 黃氏補千家註紀年杜工部詩史 舊題宋寶慶二年建刊本 沈仲濤捐贈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力的杜詩編年著作。

黃希，字仲得，一字夢得，撫州宜黃（今江西省境內）人，南宋孝宗

乾道二年（一一六六）進士，官至永新（今屬江西省吉安市）令。臨川素為才子之鄉，黃希學問淹貫古今，擢第之前便已開門授徒。其酷嗜杜詩，對於當時坊刻流傳多種杜甫詩集詩注中的遺漏、錯誤甚至作偽現象頗感厭恨，乃廣採遺籍、彙聚眾說，致力補綴成一比較完善的集注本，甚且意欲逐篇考訂創作時間；只可惜編年集注的工作尚未竟功，便離開人世。所幸有子黃鶴（字叔似）紹繼父志，正定遺稿，用力甚勤，卒於宋寧宗嘉定九年（一二二六）完成三十六卷《紀年補注詩史》。倘若以理宗寶慶二年（一二二六）委請董居誼為刻印書籍作序的時間向前推算，這部杜集確實傾注黃氏父子二代相承之家學，以及整整一甲子的歲月淬煉。

存世的幾部《黃氏補注杜詩》，歷來版本學者與鑑藏名家多以宋刻宋印特予寶愛珍藏，盛讚為「建本之絕精而罕見者」。（註一）沈氏研易樓舊藏此帙，無論版式、行款、序跋、篇卷、諱字，俱同於諸家書錄。全書字劃謹嚴峰峭，紙墨清雅爽淨，眉

端行間迭經前人施以朱墨鉛黃，批校點抹；或正文字，或添評注，或記詞源典實，不乏可資參證的內容。書中鈐有晚明浙江藏書刻書大家項篤壽（一五二一—一五八六）與清季洋務名臣李鴻章（一八二三—一九〇一）等人的收藏印記，略可考見其數百年間之遞藏跡緒。日本版本學家阿部隆一（一九一七—一九八三）教授，曾於民國七十年至本院研究沈氏研易樓藏宋元版善本，亦審定此書版本為「宋寶慶二年序建安刊本」。

然而，一九七〇年山東省博物館發掘明代藩王魯荒王朱檀（一三七〇—一三九〇，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子）葬於鄒城九龍山麓的陵墓時，於墓室內起出豐富而珍貴的隨葬文物，其中竟有一部完整的《黃氏補注杜詩》。（註二）這部杜詩與傳世諸本係屬同版摹印，唯其第三十二卷末刻有「武夷詹光祖至元丁亥重刊于月崖書堂」刊記一行；「至元丁亥」即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（一二八七），詹光祖（字良嗣，號月崖）則是入元之後由政府選派的紫陽書院教授。巧合

的是，本院所藏研易樓贈書與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寶禮堂故物，該卷末葉均經裁割接補或以另紙抽換；院藏書後尚附一篇署名「五峰許曾」的墨筆識跋，聲稱書中「眉上更有米南宮手筆，又補黃鶴所未及也，誠為世寶」。（圖三）米芾（一〇五一—一一〇七）生在北宋，如何能目睹南宋以後所編著刊行的書籍？這些想必都是書賈蓄意以元刻假充宋版求售高價的作偽手法。

因此，只待詳細比對之後，這部向來被視為南宋建刊的《黃氏補注杜詩》，或應改定為元刊本。儘管刊印時間又向後推延逾一甲子，卻不容貶損其猶為一部極為珍貴的元代建刻精品。從版本學的角度來看，透過出土文物驗證進而確認傳世古籍的版本著錄，這也是一個特殊而典型的實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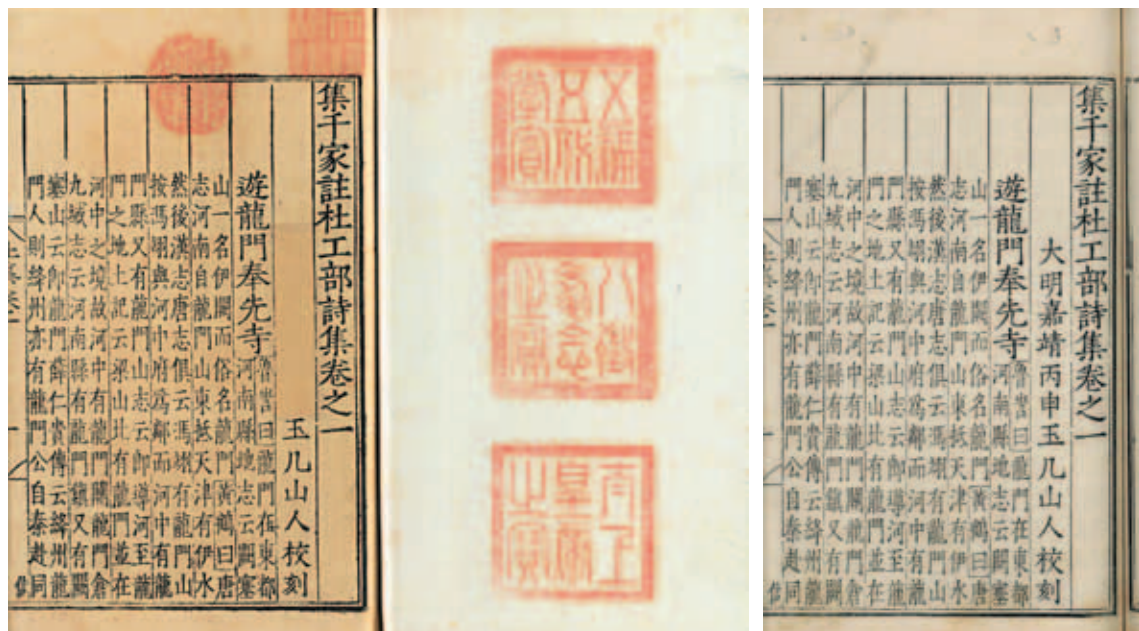
別藏天祿：勤有遺韻 玉几精工

「天祿琳琅」是中國歷史上最富特色的皇家善本特藏。本單元所選展者，一為廷臣誤列為宋版的元代後期印本《集千家註分類杜工部詩》；一

為直可偽作宋槧的明代版刻精品《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》。

將杜甫的詩作分類編排，是在「編年」與「集注」以外，另一種順應讀者需求的編輯方式；依據詩作之內容旨繫入不同的門類，俾便讀者觀覽查考，進而沿波討源、就題摹擬。然而，類目之瑣碎與牽引助長的陋劣學風，亦引致讀書人對於舊時坊肆編刻這類詩集的批評。今日所見自元代以來不斷翻刻的《集千家註分類杜工部詩》，或許即為書坊取用甚至託名於宋人徐居仁（名宅，東萊人）所編《門類杜詩》的分類方式，再匯入黃氏父子乃至南宋後期劉辰翁（一二三二—一二九七）等人之補注資料而推出的一個新的集注分類本；將千餘篇杜詩分為紀行、述懷、疾病、懷古、古跡、時事、邊塞、將帥……等七十二類，每類之中再按古詩、律詩編次。譬如讀者閱及「山嶽」一門，便能覽盡杜甫不同時期所作的數篇《望嶽》詩。

本院所藏存世「天祿琳琅」書中的這部《集千家註分類杜工部詩》



圖五 元 高崇蘭編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 明嘉靖十五年玉几山人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四 宋 徐居仁編、黃鶴補注 集千家註分類杜工部詩 元至正八年覆皇慶元年建安余氏勤有堂刊葉氏廣勤堂印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去其年號，以贗宋本，賞明刻之精工者。（後編卷十一）

將書目所陳與原書相互驗證，果然可見卷一卷端標題隔行底下「玉几山人校刻」諸字之上，有一色差明顯的挖補痕跡；再取院藏另一同版杜集並觀，即知該處原來刻的是「大明嘉靖丙申」（圖五），時當明世宗嘉靖十五年（一五三六）。彼時坊肆商賈爲了在圖書市場中巧取善價，牟獲鉅利，遂割去詩集刊刻時代以假冒數百年前的宋版善本，不僅表露千古不易的人性世態，也同時肯定這部校刻嚴謹、雕印俱精的杜甫詩集，本身即具有極高的書品內涵與版本價值。

《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》係出自元人高崇蘭（字楚芳，一二五五—一三〇八）所編《集千家註批點杜工部詩集》，此其業師劉辰翁的杜詩評點專著。劉辰翁，字會孟，號須溪，廬陵（江西吉安）人；宋理宗景定三年（一二六二）進士，曾任濂溪書院山長，宋亡後不仕，爲宋末頗具影響力的文學家與文學史上首屈一指的評點大家。正當有宋一代關於杜詩之

（編輯、集注、編年、分類俱臻勝境之際，劉辰翁別開生面，另闢「評點」一路，樹立杜詩文獻史與批評史的新典範。他選批杜詩約三百五十首，添入評語四百七十餘條，其深刻而獨到的賞鑑涵養，不但鼓動杜詩研究的新風潮，更令後學之人「奉爲律令，莫敢異議」。（註四）自元迄清六百餘年，劉辰翁的批點杜集屢經翻刻，其中最爲大宗甚至自成脈系者，莫過於高崇蘭所編訂之《集千家註批點杜工部詩集》。

此書以編年爲序，一方面保留了劉辰翁的杜詩評點內容，再綜合參酌蔡夢弼《杜工部草堂詩箋》以及黃希父子的集注，「刪舊註無稽者、氾濫者，特存精確必不可無者」（劉將孫〈序〉），成爲一部有注有評、精審簡淨的集注批點杜詩。高崇蘭本初刻於元成宗大德七年（一三〇三），其後流播之廣、影響之大，從清修《四庫全書書要》時惟獨鈔此一部杜集，或可窺見一斑。明嘉靖年間休寧（今屬安徽省黃山市）曹道（字達之，號玉几山人）翻刻高本時，省略了原書中

（圖四），依據書目提要所描述的版刻特徵：「卷首有『廣勤書堂新刊』字，及墨印二：曰『三峰書舍』，鐘式；曰『廣勤堂』，鐘式。建陽書肆梓。」（後編卷六）應爲元仁宗皇慶元年（一三二二）建安余志安勤有堂原刊、後來書版售歸葉氏廣勤堂修補重印的元代後期印本，編目者卻不顧《天祿琳琅書目》前編已將相同版本的書籍著錄於〈元版集部〉，硬是列入宋版書的行列。原書共有四函、二十四冊，早在「清室善後委員會」進入紫禁城點查文物之前，便僅存〈年譜〉暨第一、二卷共二冊，並經過修葺重裝，殊非舊時度置昭仁殿之原貌。又，阿部隆一教授在比對本院與國家圖書館、傅斯年圖書館、日本靜嘉堂文庫以及宮內廳書陵部的藏本後，則推定這殘存的二冊與院藏原貯養心殿的另一完帙亦非廣勤堂印本，而是元至正八年（一三四八）潘屏山積慶堂覆刻勤有堂本，其後書版歸廣勤堂，葉氏另刻《文集》二卷附入印行，刷印時間甚至以下拉至明初（註三）；唯此書之字畫更顯明晰，或許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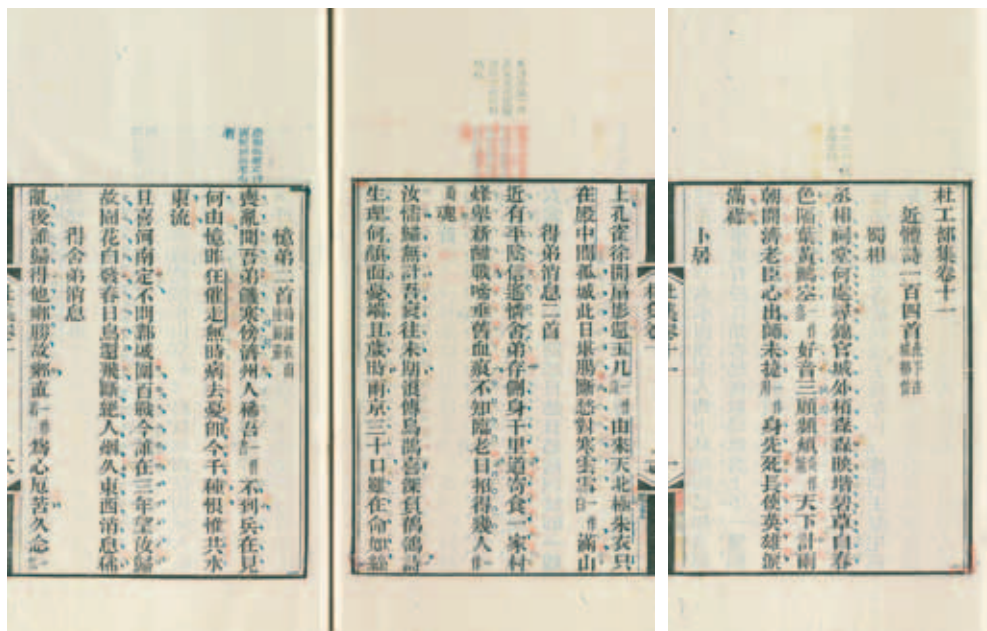
是稍早的印本。

猶可尋味者，是書中鈐有「安熙之印」、「敬仲氏」等印記，其印主當即元初學者安熙（一二六九—一三一）；熙字敬仲，號默庵，是元代文學家蘇天爵（一二九四—一三五二）的老師。安熙去世時，余志安勤有堂尚未刊刻《集千家註分類杜工部詩》，遑論鑑藏元末甚至明初廣勤堂之印本？這難道又是一個偽鈐名家藏印以惑人耳目的實證？

至於另一部《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》，白口大字，端整典雅，頗有追摹古刻的韻味。《天祿琳琅書目》前後編便直指其中顯見書賈欲藉明代刻本偽充宋槧的手段——剷除卷端題名下的校刻人名或時間年份，以掩蓋或混淆可資辨識版刻時代的重要訊息：

後一部標題次行稱「玉几山人校刊」，此本無之，所空一行，亦未別刊姓氏。則知玉几山人者，必爲明人，書賈欲僞作宋槧，嫌其名而掩之，固瞭然也。（前編卷十一）

卷三（按，應爲「一」）前刻「玉几山人校刊」，上有補跡，蓋坊賈



圖八 清 盧坤輯評 杜工部集 清刊六色套印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本書卷一末有楊守敬（一八三九—一九一五）手書題識一篇：杜詩千家注本，宋元刻以王狀元原書為最多，余所得凡數通。十年前



圖六 宋 黃鶴補注、元 范梈批選 杜工部詩千家註 明刊黑口本 楊守敬手書題識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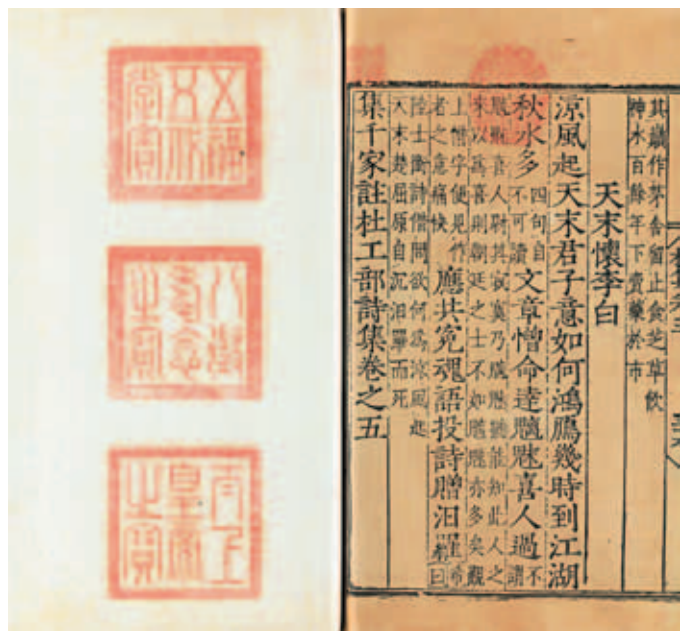
圖七 唐 杜甫 春夜喜雨 杜工部詩千家註 明刊黑口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在日本得蔡夢弼本，刻于《古逸叢書》中，惜未見此黃鶴本校其異同。觀其開章注龍門山，知其於地理之學最深。惟亦取原千家注，其去取必不苟。光緒丁酉三月，偶于滬上寄觀閣見之，因記。可知在光緒二十三年（一八九七）楊守敬自上海書舖購得此書之前，尚未見過黃氏父子的注本；而這個本子吸引楊守敬的另一特點，即注解內容所展現的專門學養，可以補他本之不足。羅振玉（一八六六—一九四〇）

曾推崇楊氏輿地之學為當時三「絕學」之一（註六），楊守敬特意點出這部杜集乃至黃氏補注的價值，除了對個人學術品味的自信，也透露此許新發現的欣喜之情。惺吾觀海：展卷繽紛 娛目怡情 在本院典藏楊守敬觀海堂藏書中，有一部原已佚去首冊三卷的清刊六色套印本《杜工部集》（圖八）；取另一購藏之完帙相比對，可知其同為清光緒二年（一八七六）廣東翰墨園以朱、墨、黃、綠、藍、紫六色套

的批點記號，復芟去書名中「批點」二字，即是今天所看到的玉几山人本《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》。數十年後，書版轉歸陝西金鸞，鸞號明易山人，重印此書時，便將校刻人名「玉几」二字挖改為「明易」，遂又有明易山人印本。這部明代精刻杜集的原刊本、覆刊本乃至版片易主後重印之本，在二百多年後，盡皆納入「天祿琳琅」的善本書架，成為昭仁殿上父子同心的珍藏。平圖薈萃：選詩三百 雙美合璧 在本院典藏前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當中，有一部明刊本《杜工部詩千家註》六卷，卷端標題下題「臨川黃鶴叔似補註」、「清江范梈德機批選」。（圖六）此乃出版者以元人范梈（一二七二—一三三〇）所選批的杜詩為主體，再附入黃氏補注合刻而成，不同於傳世的明人鄭鼎編次嘉靖間刊《杜工部詩范德機批選》（註五），是一部相對罕見的杜甫詩集。范梈，字德機，臨江清江（今屬江西省）人；天資穎異，工於詩文，

與虞集、楊載、揭傒斯並稱「元詩四大家」；又精於篆隸，為當世所重，是一位特立獨行之士。范梈之批選杜詩，是現存最早的元人杜詩選本，選錄杜甫詩作三十一首，或加評語，或增已注，或圈點批抹，或僅錄原文；其中有范梈評注之詩不及百首，就編撰旨趣與學術意義而言，應是一部「選」重於「批」的杜詩選集。范氏批選在明代頗受學者推重，大學士楊士奇（一三六五—一四四四）便稱「世之選李杜者，范德機為精」（《東里續集》卷十九）；詩人張綬（南湖杜詩五言選序）更特意誇讚范梈所選皆為杜詩中「精深高古之作」，特別是它的「標點分節，悉有深意」，幾可上追聖人刪定三百篇之情志。至於院藏這部《杜工部詩千家註》，在刊刻時已略去范梈的評語和注解，每首詩僅保留原有的圈點、批抹和分節符號，然後將黃氏父子的補注內容悉盡匯入。（圖七）推想其由，或許是刊行者為提升書籍質量、滿足讀者需求，故而將選詩、標點、注釋各採其長，一編在手，即有三用。



圖十 唐 杜甫 天末懷李白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 明嘉靖十五年玉几山人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杜甫眼中「城春草木深」(《春望》)的沈氏研易樓舊藏《黃氏補千家註紀年杜工部詩史》，看到安史之亂爆發後，

豪情壯語，於斯可觀，僅僅四十個字，便同與泰山不朽。

向右幾步，「珍藏捐贈」中的沈氏研易樓舊藏《黃氏補千家註紀年杜工部詩史》，看到安史之亂爆發後，

引領讀者隨著杜甫流寓秦州(今甘肅

目前，真是「詩史」。

「別藏天祿」單元的元版《集千家註分類杜工部詩》，是杜甫在鄜州(今陝西省富縣)重新和家人團聚、百感交集的《羌村》三首，其中不僅有至親亂離重逢的悲欣交集，更可見溫馨和樂之餘唯恐再度被拆散的感傷焦慮，以及鄰里父老間相互慰藉的真情流露；篇篇獨立卻又環環相扣，敘亂世之情景心聲而能宛轉周至、躍然目前，真是「詩史」。

的生命，及其對君國之忠、對生民之愛，則不免讓人撫卷歎息了。

書葉斑斕 楮墨傳馨

郝明義先生曾在《越讀者》一書中說：

小說是需要赴約的，而詩是與你邂逅的。……

文字是單位面積裡濃縮意象最高的媒體，詩就是單位字數裡濃縮意象最高的文字。不讀詩，讀什麼？(註七)

那麼，在「古籍與秘檔」常設展的幾部杜甫詩集，又將以杜甫的哪些詩篇，迎接一千三百年後前來赴約、或與他邂逅的觀衆呢？

我們會在「平圖薈萃」的范德機批選《杜工部詩千家註》上，遇見詩人二十五歲後壯遊齊趙所寫下的第一首〈望嶽〉。盛世青年的心胸氣魄、豪情壯語，於斯可觀，僅僅四十個字，便同與泰山不朽。

不勝收。由於全書每一頁都須經過六次印刷的工夫，是故每葉版心下皆刻記各色套印之卷次葉數，版框四角也留下反覆套色的定位痕跡(圖九)；誠如葉德輝所言「刻一書而用數書之費，非有巨貲大力，不克成功」(《書林清話》卷八)。藉此想見前人經營之勤，將杜詩、杜學與杜集都當作藝術品般費心雕琢；對比以老杜艱難憂苦



圖九 左：版心下記各色刷印之卷數葉次 右：版框四角可見重複套印之定位記號

版印刷的本子。清代廣東書坊的套色印本蜚聲海內，翰墨園更是其中的佼佼者。此書紙潔墨濃、五彩繽紛，令人展卷無不為之驚豔。這不僅是中國古代印刷史上套印顏色最多的突破性嘗試，亦堪稱有清一代刻印最精緻的一部杜詩集評本。

此書為清末名臣盧坤(一七七二~一八三五)所輯。盧坤，字靜之，

號厚山，嘉慶四年(一七九九)進士；曾任廣西、陝西、山東、山西、廣東、江蘇巡撫，一生功績卓著，平內亂、固邊守、嚴海防，曾力阻英國兵船要求推廣通商。道光十四年(一八三四)季冬，也是盧坤生命

中的最後一個冬天，他所編輯的五家評本《杜工部集》由涿州盧氏芸葉齋以六色套印出版。杜詩正文為黑色

大字，其餘各家圈點批注：王世貞(一五二六~一五九〇)套紫色，王慎中(一五〇九~一五五九)套藍色，王士禛(一六三四~一七一)套朱墨色，宋犖(一六三四~一七一三)套黃色，邵長蘅(一六三七~一七〇四)套綠色，五人皆為明末清初詩壇之大家領袖；盧坤選摘諸家評杜之精要彙成一編，欲為讀者提供一部研求杜詩的指南，在面對如「牆宇峻深，千門萬戶」的詩國經典時，能夠盡窺堂奧。其中，王世貞、王慎中兩家之評不見於詩文集中，唯賴斯編傳世，具有珍貴的文獻價值；而盧坤也別具隻眼地增入王士禛的長兄王士祿(字子底，號西樵，一六二六~一六七三)的評語，他和王慎中二人對杜詩皆多所指駁，一併錄入書中並觀對讀，亦有更深一層的學術意義。

今日所見的翰墨園刊本，係據芸葉齋本重刊，儘管未若原刻精麗，卻同樣是不可多得的六色套印珍品。五位學者的評語連同各式批點記號或列眉端，或綴滿題下詩旁，繽紛色彩灑落在字裡行間，宛若紙上火花，美

長安；其境極苦而其情愈真，是任何時代的人們都不願再有的沉痛體悟。

〈望嶽〉和〈春望〉的中間，

「惺吾觀海」那部六色套印《杜工部集》，有詩人在戰亂期間表達和幾個弟弟失散後的思念，以及偶然間得知對方音訊的悲喜憂愁；也能看到杜甫後來到了四川，初謁諸葛武侯祠所寫下的〈蜀相〉，「出師未捷身先死，長使英雄淚滿襟」，流淚絕非示弱，而是向古往今來為國為民之仁君、忠臣、勇將、賢士，遙致最深最痛的敬意。

省天水市)，年近半百、飽經風霜的詩人又想起也有著相同遭遇的摯友李白（流放夜郎），「君子意如何？」（《天末懷李白》）以下每一句話，沒有慷慨澎湃的激昂，訴說流離生死、



圖十一 本院103室「古籍與秘檔」展覽時陳設 謝明松攝影

千里關情，盡是千古懷人傷心語（圖十）；此語非少陵則不能出，此情非太白亦不能當。杜甫與李白的相遇，是歷史上最令人津津樂道、驚異莫名的因緣際會。對於李白其人與其詩的崇拜、企慕、懷想，貫串了杜甫後半段的生命旅程。知音其難哉！杜甫在不同的階段境遇裡，寫下一系列有關李白的詩篇，不僅止於抒發紀錄彼此真摯的友情，更多的是古今文人間至珍至重卻難逢亦難為的相知相惜。

儘管那是一個遙遠的年代、古老的靈魂，甚至既熟悉又陌生的文字。我們寧願相信，杜甫窮畢生之力所嚮往、追求或堅持的某些價值和信仰，即便在千年以後的今日，甚至後之千年，人們都不曾放棄。

今夏酷暑，圖書文獻處邀請觀眾來到「古籍與秘檔」展覽（圖十一），貼近這傳誦千古的詩韻書香，感受一千三百年來仍舊溫熱的心跳。

作者任職於本院圖書文獻處

註釋

1. 見袁克文（一八九〇—一九三一）《寒雲手寫所藏宋本提要二十九種》。清初藏書大家錢謙益（一五八二—一六六四）《絳雲樓書目》、錢曾（一六二九—一七〇一）《述古堂宋板書目》，以及乾隆間所編《天祿琳琅書目》皆著錄為宋版；潘宗周（一八六七—一九三九）《寶禮堂宋本書錄》則云此書「全書紙墨精綻，的是初印」；一九六一年北京圖書館編輯出版《中國版刻圖錄》，亦稱此書「確為南宋中葉所刊」。
2. 此書現藏於山東省博物館，二〇〇六年已由北京圖書館出版社《中華再造善本》據以複印出版。
3. 詳見阿部隆一，《中國訪書志》（東京：汲古書院，一九八三），頁二七二—二七三。
4. 錢謙益（一五八二—一六六四），《錢注杜詩·注杜詩略例》。不過，錢氏也在稍後批

評劉辰翁的評點內容其實是「一知半解」、「不識杜之真大家數」。

5. 國家圖書館藏，民國六十三年大通書局編入《杜詩叢刊》影印出版。
6. 與李善蘭算學以及段玉裁、王念孫之小學並稱，見羅振玉，《殷商貞卜文字考跋》。
7. 郝明義，《越讀者》（臺北：網路與書，二〇〇七），頁一一一。

參考書目

1. 周采泉，《杜集書錄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一九八六。
2. 洪業著、曾祥波譯，《杜甫：中國最偉大的詩人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二〇一〇。
3. 康震，《康震評說：詩聖杜甫》，臺北：木馬文化事業，二〇一〇。